

本丛书入选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



方言安徽

品读·文化安徽丛书

许 茹◎编著

方言安徽

FANGYAN AnHui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本丛书入选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

方言 安徽

许茹 编著

品读·文化安徽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言安徽/许茹编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15.12

(品读·文化安徽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650 - 2603 - 4

I. ①方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江淮方言—介绍—安徽省 IV. ①H17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7276 号

方言安徽

许 茹 编著

责任编辑 章 建 张 燕
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地 址 (230009)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
网 址 www. hfutpress. com. cn
电 话 总 编 室:0551-62903038
市场营销部:0551-62903198
开 本 71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83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合肥众诚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50 - 2603 - 4
定 价 38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“品读·文化安徽”系列丛书

编 委 会

主任 刘飞跃 洪永平
成员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卞 利 叶润平 许 辉
池子华 刘飞跃 朱移山
李克明 张和平 陈 瑞
周翔飞 洪永平 赵 焰
莫幼群 黄志斌 章 建
执行主编 莫幼群

前　　言

品读文化安徽，第一步就是“品”，从字形上看，品由三个口组成，但这个口不是指嘴巴，而是指器皿——三个器皿叠放在一起，用来形容事物或物品众多。

那么，关于安徽的众多器皿中，主要又盛放着什么呢？

一个盛着酒，一个盛着茶，一个盛着诗。

酒，是一种凛冽而火热的液体；茶，是一种清雅而悠长的液体。它们是对于大自然的高度抽象，同时也融入了人工创造的高度智慧。安徽既出名酒，又出名茶，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大自然对这块土地的垂青和爱怜，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把对于大自然的汲取和感恩，化作了丰美的生活浆液和丰盈的文化积淀。

从酒上面，能看到安徽的北方，看到一望无垠的平原，看到沉甸甸的金色收获，看到农夫晶莹的汗珠；更远一点的，还能看到大禹治水遗迹、安丰塘、江淮漕运等等伟大的水利工程，还能感受到花鼓灯的热烈、拉魂腔的高亢和花戏楼上载歌载舞的酣畅……

从茶上面，能看到安徽的南方，看到草木葱茏的丘陵，看到朦朦胧胧的如梦春雾，看到农妇藕白的巧手；更远一点的，还能看到粉墙黛瓦，看到那些像诗一样优美的民居建筑，感受到贵池傩舞的神秘、徽剧声腔的精致和黄梅戏的婉转……

这些土地、这些物产，又怎能不吸引诗人呢？

于是曹操、曹植来了，嵇康、谢朓来了，李白、杜牧、刘禹锡来了，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东坡来了，梅尧臣、姜夔、徐霞客来了……如果有心，可以绘制一幅安徽诗歌地图，定格一座座在中国诗歌史上意义显赫的风景重镇：

教弩台、敬亭山、浮山、齐云山、褒禅山、秋浦河、采石矶、杏花村、陋室、颍州西湖、醉翁亭、赤阑桥……那些被歌咏过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都闪烁着别样的光芒。

诗是灵魂的高蹈和想象力的释放，张扬的是一种逍遥洒脱的个性。诗人们是近于道家的，嵇康和李白，干脆自认为老庄的传人。而老庄及其道家哲学，正是安徽这块土地上结出的思想文化硕果。

道家太出世，则需要入世的儒家来中和。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说，儒家思想，往往是一股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正能量。

管仲和孙叔敖，出自安徽的春秋两大名相，他们的政治实践，给了同时代的孔子极大的影响；战国时的甘罗和秦末汉初的范增、张良，以其超凡的智慧与谋略，成为后世文臣的标杆；三国时的周瑜、鲁肃和南宋时的虞允文，分别因为赤壁大战和采石矶大捷而一战成名，他们是敢于赴汤蹈火的书生，也是运筹帷幄的儒将；两宋时期，程朱理学从徽州的青山绿水间兴起，最后成为几个朝代的官方思想和意识形态；明清之际，儒医和儒商，几乎同时在徽州蔚为大观，从“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”的新安医学代表人物和诚信勤勉的徽商典范身上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股清朗上进的儒雅之风；到了风起云涌的近代，李鸿章及其淮军将领，走的仍然是“儒生带兵”的路子，至少在其初期，洋溢着奋发有为的气概。李鸿章对于近代化孜孜不倦的追求，刘铭传对于祖国宝岛的守护和经营，段祺瑞对于共和政体的倾力捍卫，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……

酒、茶、诗、儒，是关于安徽的四大意象，也是安徽人精神的四个侧面，除此之外，安徽人的精神还包括什么呢？

显然，还包括勤劳、善良、淳朴、坚忍、进取等中华民族的诸项精神特质，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——创新。

创新，从远古人类那时就开始了。最早的器物文明——和县猿人的骨制工具，最早的城市雏形——凌家滩，最早的村落——尉迟寺，等等，无不显示了先民的伟大创造。

创新，从司法鼻祖皋陶那里就开始了。他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体系，最先开始弘扬“依法治国”的理念，而两千年后的北宋包拯，则承袭了这种朴素的法治精神。

创新，从大禹、管仲、孙叔敖、曹操、朱熹、朱元璋等政治家那里就开始了。大禹“堵不如疏”的崭新思路，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重要因素；管仲的“仓库实而知礼节”的先进思想，显示了他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重视；孙叔敖关注民生的呕心沥血，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不拘一格，朱熹对于古代赈济体系的精心构筑，朱元璋对于封建制度的精心设计，也都开创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新局面。

创新，也是文化巨擘的应有之义。从道家宗师老庄、理学宗师程朱，到近代现代哲学大师胡适、朱光潜；从率先融合儒释道三家的“睡仙”陈抟，到打通文理、博览百科的“狂生”方以智；从开创中国第一所“官办学校”的汉代教育家文翁，到现代平民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；从“建安风骨”“魏晋风度”“桐城派”这三大文学家群体，到吴敬梓、张恨水这两位小说家典范；从探索中国画白描技法的“宋画第一人”李公麟，到与齐白石齐名的新安画派代表人物黄宾虹；从开创近代书法和篆刻新风的邓石如，到现代雕塑大家刘开渠；从力促徽剧上升为国剧的程长庚，到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；从巾帼不让须眉的近代女才子吕碧城，到洋溢着中西合璧气派的女画家潘玉良……没有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探索精神，也就没有他们那震古烁今的文化创造。

创新，同样是科技巨匠的立身之本。淮南王刘安对于豆腐的“点石成金”，神医华佗对于外科手术和麻醉术的开创，兽医鼻祖元亨兄弟对于兽医这门全新学科的开拓，还有程大位、方以智的数理演算，梅文鼎、戴震仰望星空的眼睛，包世臣、方观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农学著作，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非凡壮举……正是沿着前所未有的轨迹，这一颗颗闪耀的“科星”才飞升在天宇。

创新，还是物质文明的重要助推器。从朴拙无华的凌家滩玉器，到堂皇无比的楚大鼎；从恢宏厚重的汉画像石，到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；从文人推崇的笔墨纸砚，到民间珍爱的竹器铁艺；从唇齿留芳的皖北面食，到咀嚼英华的徽式大菜；从花戏楼、振风塔、百岁宫等不朽建筑，到西递、宏村、查济的诗意栖居；从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的“天下第一塘”安丰塘，到永载新中国水利史册的佛子岭水库；从铜陵的青铜冶炼，到繁昌窑的炉火；从熙来攘往的芜湖米市，到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、第一艘轮船的安

庆内军械所……正是因为集合了无数人的灵感和汗水，才孕育了这一件件小而美好的小设计、小发明、小物件，才诞生了这一项项大而堂皇的大工程、大构造和大器具。

创新，更是红色文化的闪亮旗帜。陈独秀的《安徽俗话报》，激情燃烧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艰苦卓绝的皖南新四军，被称为“世界战争史奇迹”的千里跃进大别山，“靠人民小车推出胜利”的淮海战役……这些都展示了革命者的勇敢无畏和锐意进取，凝结了革命者的高度智慧，也奏出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。

创新，也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火热时代的主旋律。小岗村的“大包干”实践，“人造太阳”托卡马克的建造，现代化大湖名城的横空出世，白色家电业和民族汽车工业的崛起，中国科技大学同步辐射、火灾科学、微尺度物质科学这三大国家级实验室中所孵化出的最新成果，都成为安徽通往经济大省、科技大省和文化大省的一步步坚实的台阶……

正是因为有了创新精神，安徽这块土地才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恩宠，才开出了艳丽无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花，堪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媲美。

“品读·文化安徽”系列丛书，共20册。每册从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入手，共同描绘出安徽从古到今不断演化、不断创新、不断发展的巨幅长卷。这20册书摆在眼前，仿佛排开了一个个精美的器皿，里面闪烁的是睿智与深情，是天地的精华与文明的荣光。

请细心地品，静心地读，然后用心地思索：我们今天该有什么样的创造，才能够匹配这天地的精华，才能延续这文明的荣光？

本丛书在策划、编辑、出版的过程中，得到了省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，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同时，本丛书的部分著作中的若干图片和资料来源于网络，未及向创作者申请授权，祈盼宽谅；恳请有关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及样书。

编委会

2015年10月

目 录

一

家住三五里，各处一乡风

——合肥方言与民俗

二

八山一水一分田

——徽州方言与地域

三

字正才能腔圆

——安庆方言与歌唱

四

人生在世谁非客

——芜湖方言与人口流动

五

三山鼎立，五水分流

——淮南方言与地域

六

鹤翎不天生，变化在啄苑

——六安方言与文白异读

七

吴头楚尾方言岛

——铜陵方言与亲属称谓

一、家住三五里，各处一乡风 ——合肥方言与民俗

(一)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儿

方言，字面上看就是地方语言，按照现在的感觉，似乎还有一点狭隘。为啥？因为它很地域化啊，离了这个地儿大家就听不懂了。特别是在“学好普通话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大旗最猎猎作响的时代，方言就像一个长得滑稽的小丑，出场后都引得他人一阵发笑：“瞧这一口土话！”

方言=土话。

这已经是大家默认的公式。那些说了一辈子合肥方言的人，为了让自己说好普通话，硬是憋着一口气改腔换调，结果变得土不土洋不洋，只好说自己：“不照（不行），不照（不行）。”

而说方言的电视剧呢？比如每天晚饭时间的《我爱饭米粒》，演员们说着一口标准合肥话，笑死人的节奏。连从小学习普通话，忘记很多方言的孩子都看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地还跟着学几句，俨然成了一种流行趋势。

可惜，这样的流行趋势仅限于合肥地区，距离太远的地方，大家就都有些看不懂，听不明白了，非得有普通话的字幕才行，可那通用的语言哪能精妙地体现具有合肥地方特色的笑点呢？于是，方言剧也被束缚住了。



方言=土话?

曾经也是高大上

但你以为合肥话就是合肥人民自创的土话吗？错！合肥方言可是拥有悠久历史的。它有个伟大的“爷爷”：江淮官话！为什么要说是“爷爷”呢？因为江淮官话还有两个“儿子”——洪巢片和通泰片，其中洪巢片又分为淮东、淮西和海泗三片。合肥话则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分支，南京—滁州—巢湖—合肥—六安这一线为江淮官话的代表地域。所以说，合肥方言属于江淮官话，而江淮官话是以合肥话为代表的。

咱们回过头来看这“江淮官话”，了不得，在明朝时期，它一度成为全国通用的“普通话”。

这其中，客家先民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汉族与山区少数民族特征的特殊民系，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造就了江淮官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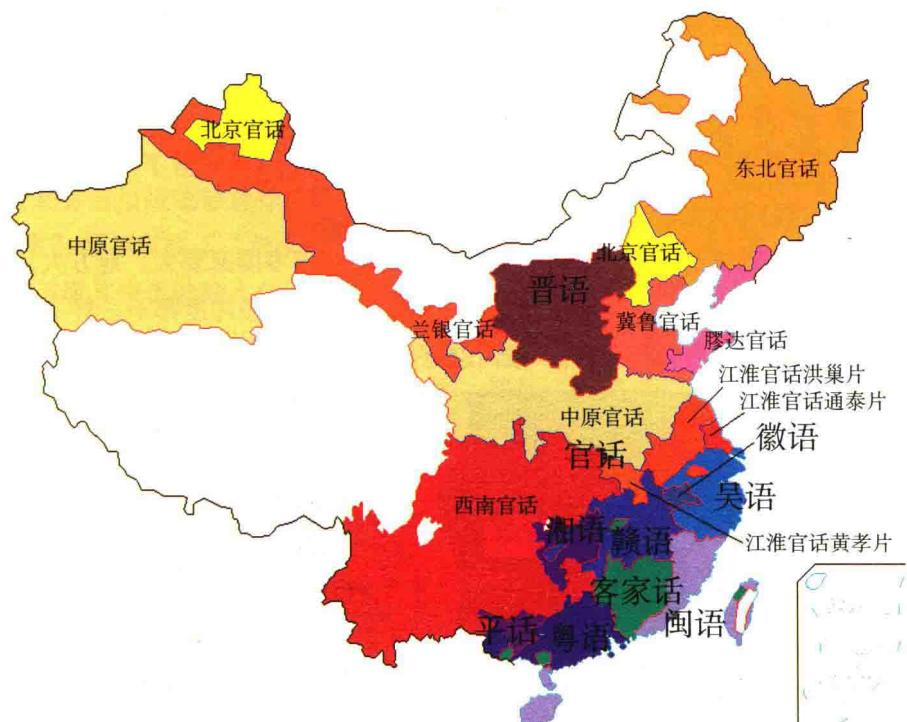
中原自古就受英雄们喜欢。今天你抢我土地，明天我夺你城池，今天你为王，明天我称帝，英雄之间的争夺好不激烈。可惜，成就了英雄，害苦了百姓。战争、灾荒、疾病……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着实不轻松。

终于，在秦朝至东晋南北朝时期，客家先民们受不了了，开始拖儿带女地从北往南跑，经过几次大规模迁移，最终把北方的中原官话带到了长江中下游。北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此和南方的语言、风俗习惯产生碰撞，硬是在通行吴楚方言的区域里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——这就是初具雏形的“江淮官话”。

后来，随着汉族政权和中原士族迁至江淮地区，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迁到了江南。大家发现江南真是个好地方，山好水好经济好，以至于隋朝统一全国，政权都迁到了北方，皇家还一心挂念着南方，终是修了一条大运河把南北给连接起来，江淮官话也跟着运河来到南方。

不信？有古人书籍为证。公元 601 年，隋朝人陆法言把汉字按照字音分韵编排，纂修韵书《切韵》。在写序时，他说：“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。”意思是：“南方的韵书取韵和北方大不相同。”这南方的韵指的就是江淮官话。

即使到了唐宋时期，大家仍以江淮官话为标准音。而整个明代都以江淮官话南京音为标准音。直到明代灭亡后，清代北方方言才正式取代江淮官话成为官话。



官话地图

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，在历史长河里，江淮官话一直是普通

话的原型，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作为汉民族的官方语言。

而咱们合肥话最盛行的时候呢，则是在晚清。那时人们都知道与合肥话同属一个方言区的南京话曾经是“普通话”，再加上李鸿章在晚清的历史地位，使得能说合肥话成了一种时尚。

那阵势，大约就似现在，人们没事吐出几句英语时的得意。

所以，若能穿越回古代的合肥，你就会发现那些文人富贾，潇洒的潇洒，富贵的富贵，一开口却都是讲着跟合肥方言相似的“普通话”，是不是瞬间觉得合肥方言高大上了很多？

说的是北腔南调

曾经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，叫“外国人羡慕中国”，列举了无数外国人羡慕中国的理由。其中一个例子说的是在华的欧洲国家的外教问家住新疆的同学：“你坐火车回新疆要多久？”新疆同学略加思索，回答说：“两天。”这把外教给惊得坚决不信。最后，在经过一番确认后，他终于相信了，不禁感叹：“中国真大啊！”

这事真不真暂且不论，咱们生活的空间的确比很多国家要大。地方大，地理环境自然有所差异，一样米还养百种人呢，更何况是经纬度都不一样了。怎么划分？干脆“一刀切”，秦岭—淮河以南是南方，秦岭—淮河以北是北方。



冬日的南北方差异

至此，差异也出来了。细腻的南方人觉得北方人太过粗犷，说话都直来直去，一点也不含蓄。爽朗的北方人又觉得南方人性格软糯，讲个话千绕百转的，忒烦。

夹在南北之间的人就为难了，干脆吸收南北特色，语言语气既不粗犷，也不过于软糯，做个讨人喜欢的中庸派。你看合肥话，就做得很到位，它融合南北方言特色，读音力度偏向北方，语气强烈；字音又变化多端，和南方多丘陵的地形导致纷杂的发音特色保持了一致。

怎么个纷杂法？

举个例子，我们把1、2、3、4、5分别对应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、入声。按照普通话发音，“冠”“灌”和“惯”“贯”是同音，都读“guan4”。但是在合肥方言里，“冠”“灌”却读“guong4”“guong4”。

又一例，“搬”“伴”“拌”在普通话里和“班”“半”“办”读音相同，但在方言里，“搬”“伴”“拌”却是“bong1”“bong4”“bong4”。

反过来说，明明普通话中读音相去甚远的字，比如“鸡”“自”“地”，在合肥方言里统统被念作“zi1”；“洗”“喜”，则全念作“si3”；“洗头”和“喜事”都被说成了“死头”和“死事”。

不懂其中奥妙的人乍一听，还不慌了神。

那读音力度又是如何强烈呢！再说刚才的例子“搬”和“拌”。在普通话里，“搬家”就是“ban1家”，“拌饭”就是“ban4饭”，只是单纯的叙述，不存在情感的轻重。可是一到合肥方言里，就说成了“bong1家”和“bong4饭”。

听起来就像是“绷家”“蹦饭”，音的最后像是有东西缀着一样，变得强烈起来，听得人竟然会觉得铿锵有力。好似明明只是普通话里的配角，一到合肥方言里，任何字都能当上主角一样。

南腔北调，就是这个架势。

现在有的合肥人在外地不说方言，因为一说出口，南方人和北方人都觉得很奇怪，都有些和自己家乡话似是而非的感觉，时间久了，使得合肥人误认为自己的方言很难听。哪是难听呢，只不过吸百家之长罢了。以后若有机会在外面来上一段合肥方言，应该带着骄傲地想：我们合肥话很有趣！

用地道的合肥方言说就是：吾们哈肥话真得味（音译）！

时代它在召唤

可惜，“得味”的方言在后来发展得有点“不得味”了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城市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互相串城，合肥也来了不少其他城市的人。各种语言相互交杂，交流久了都有些困难，国家顺势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，“说普通话，做文明人”，能说一口普通话代表着文明的进步，代表着新时代的风尚。

相较之下，合肥方言就有点不够看了。在年轻人看来，讲合肥方言，简直就是土得掉渣，是没文化的体现。

大约是在很多人眼里，合肥方言太老了，既没有合适的字眼写下来，也没有合适的发音让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听懂。听的人连意思都不明白，这样的语言消失了也没办法。

然而，方言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它代表的不仅是音，更是一种地域文明。如果有一天合肥方言消失了，那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消失了。一位语言学家对此忧心忡忡：“新中国成立后有大约5万名老合肥人，而这些人是合肥



和谐相处

方言的最初蓝本，50年后，随着这5万名左右的土著合肥人老去，或许合肥话将会消失殆尽。”

好在，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到合肥方言。电视剧、电视栏目、互联网视频都有涉及合肥方言的内容，再平常的普通话，一经合肥方言打理，就变得“萌萌哒”。不少人乐呵呵地跟在后面听一句，学一句，笑一句。

合肥方言能再次被放到大众视野里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。毕竟普通话要提倡，作为合肥人，合肥方言也得会说。不是老外的我们，即使一辈子不出国，都还惦记着学几国语言，更何况是在咱们自己的地界呢。

(二) 日头和太阳

合肥人爱吃小龙虾。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晚上，总会有一大波人劈开闷热的空气，往大排档一坐：“来盆小龙虾。”当桌上的小龙虾“尸横遍野”时，再喝上一大口冰凉的啤酒，那感觉真“_____”！



合肥小龙虾